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尚黃化　校
高下代

毅政能擢
殿利勢二

己未弘治十二年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陜巴入哈密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
侍郎程敏政爲考試官取倫文叙等三百人亞月廷試
賜倫文叙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
政及給事中華昶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調昶及廷
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
昶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昶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

字當爲狀
鄉第一等
人
唐寅因才
士也以累
發可惜

世字十六
行斷點作

榜，因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閱卷可
疑六事，遂與敏政俱下獄，會官廷鞫，問出舉子唐寅、徐
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昶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
海州判。敏政未出京，憤卒。敏政徽州休寧人，登舉神童，
大學士李賢以女妻之。○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
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 國家承平日
久，紳士安于豢養，狃于因循，廉節棄地，獻媚成風，以逢
迎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委避事爲老成，以黨惡
和光爲忠厚，其舉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
曰成家，其有論及國事，當發民瘼，當慨者，則衆怒羣情

百舌耕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諭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賄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皆由于此。此等風俗何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〇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〇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送戶部尚書周經 上言河間地沮洳比因久旱貧民還灘地耕之還澇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 朝廷待外戚與

宗親異矣又開恩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雞縣退灘地獻為　東宮莊者上因經筵皆抵之非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斂手不敢肆○以浙江右布政使雍太為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太在浙江時勢豪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叢至千輩恣肆橫行太先收勢家家人抵罪于是群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太具草將聞于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太曰此亦尊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譖太

于驕循而言官遂劾太以擅辱命官罷○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寧康王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康王卒濠嗣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獵色其在宮瀆倫無禮養亡命為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爲計術士李自然李自芳妄言濠有天子相濠喜諭以中朝事問誘言輒釁開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因以罪劓獲奮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

廣東珠池率十年一採守珠池中官并參隨人員歲供應等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十萬餘兩矣臨採復費萬餘所得不能償所失嘉靖初罷各鎮守中官并革守珠

親近儒臣二言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以此道也

淹者問欲用珠則發官帑于商爲數有限貽誤遂矣

皇太子講學少闕少停事矣寛率僚衆　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期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日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庚申弘治十三年正月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奏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頒行○太學士劉健等　上言治古願治之君必蚤朝晏

丘文莊謂京軍宜駐屯近地以為邊軍聲援不宜輒遣實切中時弊可行

罷日省萬幾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月奏事二次遲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河東朝貢夷所觀聽庶府文移多致稽閣例令各邊啟釁四方為災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〇北虜入寇大同等處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與之禦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銳獄問在進亦致仕〇以原元楨為翰林院學士〇五月星變兵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不許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滽昂

舊有武臣
親勝驟勝
二祖而後
罕見

並加太子太傅經費並加太子太保給驛以歸○召南
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右都御史侶鍾為戶部
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左都御
史閔珪為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
起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士類勃興○起養病戶部侍
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六月 上召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 上出蕭敬提督官
辭任本各議去留健等請 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
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
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致退問日如何健等皆

對曰、聖諭極當、乞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武
之劉福如何、恭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
在營管事似勝劉福、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
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鎭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
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擬手勑、旣成、上親書之、
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勑獎、
臣等不勝懽𢠵、　甚未决衆、臣遵奉命矣、凡有所批答、皆
[illegible]者及集賢院翰林院
學士專之、洪武初、始置設承制政事由以出納、其後
帝左右分任萬幾、而衙門中外章奏、已徹御覽者
斷大事、決大疑、臣下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命翰林儒
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代言、傳旨
制、即所書之天語、宣諭、永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
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

自漸有本章，必經八批。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蹇義、夏元吉，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御筆批出。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定傳旨處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然中每依違，或徑由中出。正統初年，止委中官王振，上下蒙蔽，乃又土木之禍。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乾綱，內閣條旨，多孝廟御書。事涉重大，至屢宣問，遣使咨訪之。後正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遵議諸行，徒知批答依內閣所條，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謂以條旨調謂調和之義，非也。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彗星見。○河決曹單。河南本決今家口、沙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東曹單等州縣被害尤甚。○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吉推誠御下，申敕令，嚴武備，擇將領，其教

吉江西餘干人後考積人京有定張其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促吉還任所吉七年復如大變者實深

士習射則懸金爲的又意創鴛鴦銃扁架弩倣仲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克敵弓此數者以府江山川盤結草木蒙翳或拒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次以賊恃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解毒藥多置挨牌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傈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

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勳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甚瑣益思安靜爲

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養出于民何可糜費虛耗以妨稼穡常往往出沒閩楚贛郡廷贇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南方非定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衛憲臣遷治所都堵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乞即其地設千戶所剿事守禦仍乞給隙地屯種為久計廷贇于羣猺綏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寇鹽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蠭發蔓尤熾廷贇斬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贇歷官處事

承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十八事內早視朝勤聽政決冗員節財用省差遣清驛法修武備恤官民惜供應斥異端尤為關切俱允行○分遣文武大臣守關火篩本小王子部落而强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强盛遂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李俊守潮河川張嵩居庸關襄城伯李鄘紫荊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倒馬關○六月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

史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

○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備邊事宜

辛卯弘治十四年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日震尚未息不時動搖縣東安邑八里溜地陷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　于是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

呂大振公 疏一篇 要語

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隣番湧衍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月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著臣聞此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狡猾以詐計敗我官軍覘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疲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

陛下祇畏變異修省愆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

孫同止管
羊為有焉

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為傳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繫念錢粮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饑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

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緞疋使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

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將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乃選兵偵虜所在潛師河套擣其巢穴會夜大霧虜驚亂遁毀其營帳斬老弱百餘級而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剽掠甚

舜臣旅為次第

天有益于邊陲

指白鵝以為祥與指玄鳥為瑞何異之

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保定府獻白鵝，詔斥遣之○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民間數事，言養馬困于責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廠里困于恣睢，當孔道支應為困，有土產貢獻為困，下所司知之

秋，虜酋火篩復擁眾寇大同，廠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餌，召入便殿議戰守

之策 命保國公朱暉等整飭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脩戰具旣而虜引去○遞減王府房價及開壙造墳價銀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爲營造成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荊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以下多寡有差 此外又有開壙銀冥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 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糧麻布通革免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王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折鈔六分矣

痛徹

我朝天下
府州縣及
邊衛皆建
學設官教
授學正各
二百餘員
教諭千餘
員訓導三

○五月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
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
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
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
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
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願深鑒前
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
捷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
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
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廪員實爲得

千餘員視宋嘗百倍冗濫甚矣

宜令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爲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廢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裁者又寧止是哉

○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二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百累市井賠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椑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斷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惻然即下令裁減官長乃甦後光

祿鄉丈璨曰劉東山此奏之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之謂與○八月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侯吳　瑾還京武安侯鄭英代之侍郎李燧督餉關中虜遁遂城八郡大固自是虜寇關陝輒由花馬池矣○十月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

岳父謙禮部尚書謚文僖謙祀北岳禱于神其母姚氏夜夢緋袍神人入室遂娠而生以爲岳神所感也因名岳及長髯貌豐頤卽沈然終望之如神爲翰林學士進講上前敷陳懇款音吐洪暢可方范祖禹推重部十餘年凡儀文制度多所釐正天下皆仰其風采云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

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先是大夏以都御史疾病歸後召爲兵部尚書力辭不許既廷謝　上御暖閣召之問曰朕數用卿卿數辭疾前後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此故辭耳。　上默然居數日後　召問曰徵歛俱有常制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其未盡有常耳他且未暇論即臣在廣而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鉅萬計　上曰若然者言之則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罷也于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存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嘗常

嗣坐金臺右、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史者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

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禮部尚書傅瀚卒擢左侍郎張昇爲禮部尚書○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講學士劉機爲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陞平涼府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爲內地得以休息所備者虜一面耳自大同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察將選

擊等官畝然一日鎮矣○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綏嘗擒虜營妻子小有斬獲乃以捷聞 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擒虜而問大夏曰若在廣知苗逵之擒虜乎延綏至今少息肩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知之所得僅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 上曰然則太宗何以屢得志于虜大夏曰 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十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而藏瑚亦從傍贊其語 上遽曰微二

人吾幾爲人謀事乃寢。○減修清寧宮軍夫之數先是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諭內閣以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即傳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適因大夏屢以老疾懇辭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請之不已若切責將[illegible]以不[illegible]圖辭更于何處討這等人劉健等[illegible]擬旨[illegible]納之軍夫悉如裁用以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先是 上欲于附近地方關撥人馬以爲京師左右翼以問劉大夏

賢驕僕不
然大夏乃
不免矣

嘗曰京西保定府地方舊設都司統五衛御虜　穆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將保定兩班一萬餘人回衛屬隸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以誣大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輩怨不得私役北軍者所爲耳○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　汪直掌西廠時項忠爲兵部尚書王越乘間代之毀忠于汪直以是斷忠日益擬之危甚初商輅會同閣臣上疏請罷西廠王越早朝遇劉珝劉吉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輅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

之日況直又扶持何為亦論列乎珝曰不然吾等言事
為　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　朝廷
署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耶越無
以應項亦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冢宰尹旻不從項乃具
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于
尹俾收以自別尹即潛報汪直會商輅疏發上令直
關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內臣黃賜陳祖生
二十人所嫉且中官黃賜以他事遂側賜祖生于東華門外
不察進見謂出南京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
項忠逐之嘗求從直書辦頗通文移詞翰直信任之獨

綬錦衣衛副千戶西廠韋瑛、　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閒動靜直因以與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于鎮撫司問刑、直啣忠觸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瓘附直交論忠違法、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綬乘構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竟革忠職爲民至是以病卒後謚襄毅

○戶部尚書佀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文在戶部、　上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

復奏成而
丞私不告
匿 皇太
后居之處
其勝于彬
署

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
文既頓首謝出 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
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賣
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言○清寧宮災 太皇太
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
建文升 上言團營軍旣于役甚矣不可復相若楚蜀
求亦不勝採伐而三廠有儲木尚可以資工匠木石費
也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糴之軍夫之數尤議撥
用軍夫萬餘人大夏以工少人多請減去十分之一五
上令內閣調旨切責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

身以老辭位溫言勉留倫請未已君切責彼將以不職

罪辭于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郎如大夏所裁之數內官龍綬

請支鹽價以給織造戶部覆奏鹽課為邊儲救荒而設

祖宗朝未嘗輕用從之

十二月以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

喬新為人剛介寡默誓不營私有所別白貴不以愛憎為資賢守之終身不渝有司嘗論謝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乎之為既無愧于薛瑄者述之多實可既卒在部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

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不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

自治、　上曰、附臣如劉徒亦可計事、須其所與之人太
雜耳、衆皆獨為一人、其不恢朕意、明日大夏諭之內使
陳寬曰、劉學士曾為副都御史、劉宇可大用、　上不答
再言之、　上亦不答、○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
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為掛印
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狀、漸聞于京師、　上
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恐
彼恃其部落為亂、奈何、對曰、麟貪黷失下心、去其兵
權、無能為矣、麟家積貲金數十萬、使使至大臣賄購貴
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為國家名將、何

柱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許竟怏怏病歿○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并直隷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上召尚書劉大夏問諸衛所卒强可用不大夏曰稱者原但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在南麻轉漕江北關京操屯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

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其弊端大夏陳十事一日京任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日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日江南軍士困漕運破家四日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日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漏食者衆六日聚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日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日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日營貧累于勢要十日禁衛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一一准行之

某大臣以逆事君之黨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頒行是前代斜封墨勑之弊也 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顰 上稱善久之 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 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 上任其恩似

劉畏宜知
無不言言
聽不聽大
夏亦[illegible]面
外論決罪
賞是不務
通公亦不
必告人

未足深怨也。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執之而已。上默然已而曰若迴爲閣珪解也大夏惶恐頓首謝。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亦老成人何可輕棄竟明日。旨下一依珪。○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衛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趨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尙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至殿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

宜乎古之三公坐而論道也

一女酋作亂致湖所以安人

然來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某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蹤跡疏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貴州女酋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卒、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與大職鎮、廷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因殺守將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總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裴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

孝皇十八載之間聯合納諫之美彪炳簡冊

十篇○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大學士劉健等 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蠱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傳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夫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諡號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其謂之何疏入有旨俱報罷○陝西馬政

多廢弛初　高皇帝通互市諸番諸番人欲得漢地茶甚急願以馬易許之　命曹國公李景隆以金牌往曹國公得馬一萬九千匹分隸諸苑監自後往來不絕宣孝時禁稍解私茶盛行番人無利於官馬至者漸少時議復舊制擢一清副都御史經理之一清至大申飭故待令召募市易爲嚴其出而寬其入斥去貪殘屬吏居數年馬益蕃息

癸亥弘治十六年○春命翰林儒臣脩歷代通鑑纂要

上召夏大夏問之曰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備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

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爾何以不去。 上曰、然第 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甚憂此曹恐汝耶。我在何憂恐乎 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皆垂涕、以賄不得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卿第奏、大夏曰、卿前 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 上切責璋、示若遠寮者、而姑宥之、 上復諭大夏

聖皇之特
臣下推心
明報其至
誠惻怛之
意蒙人父
子之情無
然在下者
表
寫心腹感

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于此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上何特　勑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〇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懇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嵩一旦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矣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　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允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大夏曰珊但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

無下如此時忍冤之平感泣死以報也不容不泣

令臣見　陛下為彼中達下情且都御史用身率先御

史而病非勝御史常見鄧射不便　上曰王人闒茸堅

答且為强留瑕獨不能為朕留鄭且天下尚未平例恐

舍朕已淡然者久之大夏即肯亦在數行下出以

上語告珊珊流曰吾亦此官矣改督理陝西茶馬左

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劾

罷總兵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裁抑鎮守中官支應創城

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界靖虜虜

率數十萬入寇夏兼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

人趨會總兵曹雄深遵道爭謂不可以闒平家一路走

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時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擊衆北走在陝未踰年所務具舉虜處入殺掠吏民爽丘焚枯邊人皆為畏縮坐視無敢與鬥者一清素有才略練習戎騎修庫法甘若同之士爭願為效役

七　一清請築邊墻詔下兵部卿一清督修築僅四十里而役丁以寒故怨嗟遂圖騎射之猜稍哉後逆遣排一清忤之乃以乞病歸

甲子弘治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挈族孫逃年十三不習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守恐不

野乜克力達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剌木城、入瀚海、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從克孛剌往哈密撫諭、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為王、從克孛剌與傑等、搶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併殺合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兒還止脩眷、時阿黑麻死、諸兒讎殺、真帖木兒懼不[illegible]還、因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貳、携真帖木兒赴甘州、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茂烈[illegible][illegible]瑞安人、戍籍興化、遂居郡之梅峰、髫年喪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志道[illegible]、

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嗣母憐其勞苦、亟止之。乃篝燈蔽牖、不輟。年十六、慨然嘆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自省、豈非學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以丙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以母老年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蒙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言辭懇切。臣待罪于茲、將二年矣。顧以非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仕微勞、賜之勑命。舉家榮幸、感被天寵。揣分實堪、踰

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不知今欲釐正仰見 聖孝盛德超出前古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知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后居右今 祔裕陵配享 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

霈不辦一蚊帳身自治時雜一蒼頸給薪水出則自挑小油盞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都與孫補嫁具京薄若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者向上工夫詩文特其末耳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 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禮部議尊謚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欲祔陵下 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稱陵號已有周太后難其禘并祔廟之說至是 太后崩諡 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

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
于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
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
健等奏曰此事臣等不知今欲釐正仰見 聖孝盛德
超出前古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
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閒彭時姚夔輩奏
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術家之說健等奏
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
后居右今 祔裕陵配享 太廟日引唐宋故事爲證臣

孝宗此舉仰承情逆禮制及宏且俱務下至皆以是一代之彝其所謂聖當倫作

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稱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故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苟襄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 皇上嘗以堯舜為法 上曰事關綱常極重豈可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憲廟冊立正后我 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稱乃從朕壞起恐後來蘇亂綱紀極耳況 孝穆太后朕生母止尊稱為 皇太后別祀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儉窄意欲奉 太皇太

后于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
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
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
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
會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
重而　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更爲朕
爲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　上聞皆叩頭而出時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寬筆上言魯頌
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言皆于禮爲別廟之證自漢
唐宋亦然逮宋乃有並附名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

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設。仁
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
哉。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復召內閣閣臣曰。此議如何。
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
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 上即親出奉慈
殿圖指示。其東一殿曰。朕欲于此建廟。遷 孝穆太后。併
祭于此。如何。健等對曰。其當。 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
太皇太后。宿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
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 上御批會
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

假探之不明妻賊大

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
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下是中外
翕然稱得禮云○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
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部
議行之○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
偉整理各邊糧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
不來傳報虜有異謀欲搶黃崖要害者犯京城也又云
朶顏衛頭目可兒乞率領二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
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于是遣仲宇赴大同
宣府偕往圖各邊整理糧草以待出師○七月詔征召

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撕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邊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朕常與微王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者即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宗社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謀河州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

大抵沿去
累符諸臣
新處

今日邊情
又與弘治
時大不同
矣日壞一
日可爲寒
心

其定徐議所向耳從同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
湖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
今亦未便出師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
措後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諭以出師之意大夏亦力
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
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
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
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因
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
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上嘗語大夏某侍郎才

之心

足任難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語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某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後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月 上稍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非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若

冥一歲不
精心

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飭者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察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備有斟酌蓋常小敵武臣裨出戰皆不許假此依所奏是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事若止答亦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親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露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　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

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夾打亦軍法也。　上曰、
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
見、　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健講陳善閉邪、陳字、
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常劉健
曰、還令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
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
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
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
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謝退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累學緝熙中

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
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
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顔和悅似
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
此蓋經筵講官自數歳以來始去停講之習加以
規諫未嘗少悖及聞此論益知　上意所嚮云
乙丑弘治十八年正月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
元寳一錠時　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而議至是召二
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

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廣西思恩土官岑濬作亂命兩廣都御史潘蕃討平之田州知府岑溥長子日猇次子日猛猇以失愛弒溥爲其土目黃驥李蠻所誅而驥蠻尋自有隙驥以猛爭權襲恃府參猛婆濬官納之田州爲慰李蠻拒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乃以兵衛之濬始釋猛留府[illegible]之田州猛因與濬構隙

十一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僭以族于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疏濬罪詔發湖兵一萬討之濬敗衆族誅改流官知府岑猛降福建平海千戸○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爲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戸部主事非梁

李夢陽應詔上疏曰、今天下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一曰元氣之病、士氣委靡是也、二曰腹心之病。內官陰狡、狠貪、其地邇近、又朋比難剪也、一曰兵害。冗食而無備、容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三曰莊民之害、莊田被占于勳戚、草場受侵于官府也、一曰匱之漸、既已兵連、又苦浪費、二曰盜之漸。其機在民窮、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三曰壞名器之漸。貪祿鑽刺之風既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也、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六曰貴戚驕恣之漸。疏入、壽寧侯欲以訕母后論斬。而上命下

之詔獄○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
疏上 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
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撫
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
他日 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 皇后暨太子金夫
人皆進邀出遊 上獨召大張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
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
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
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讙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

李夔陽本內。南關戚。既其言誣枉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合拜交官付錦衣衛提以釋之。朕願如此輩意欲得旨下。彼父子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後議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掌詹事府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並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上不豫不果○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南京

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俾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夏四月帝御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細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盗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議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革者皆在鎮巡今亦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俱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

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蘇州時、以濬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畢詔、大臣要離正有氣節、若果有畢詔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皇上每論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贓賄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但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分別賢否、若槩云留中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謂曰、然則

青心亭閣 累抄一見

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
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
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
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 朝廷行起、如賞賜折
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
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
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
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月、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
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令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

錢法鹽法皆國家大計也聖必審處若[illegible]

價失。亦是有司不肯用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邊備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儲中。雖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

遇愎諫之君而不言則為不敢遇樂言之君而不言則為不肯不敢則非在上不肯則罪在下孝宗從諫如流其以不言為不肯者蓋責

有葛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概從所請
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
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
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
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政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
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請下
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
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奏討殆盡所費不行各
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

諭明日討議停當來啟。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注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尚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情。藏前古所罕見也。○明日復召輔臣至煖閣。上諭曰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帶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于理不當。且大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悉所寄卽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行。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問話。健等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疏

聖學此

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徒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詠使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禁上既聰習國事論議餘出諸累數十言臣下欲進一二語至無罅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〇九月　帝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帝崩于乾

清宮、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
門宣內閣臣東陽臣健臣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
上仙楹見御榻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于是直叩頭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
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
故與先生輩相見時少健等皆對曰 陛下萬壽無疆
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
亦有天命不可强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瑜
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
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

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
皆至羅跪榻前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安李璋捧筆硯
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
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
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閣昔傳禮部行之
十八日　皇太子即位○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
天下○六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明道誠純中
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廟號孝宗○奉安大
陵頒徽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帝仁慈恭儉敬慎英
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方術宦寺莫敢干撓側異恩

戢盜防胡。且崇德報功。典藏雜舉。更勤備爾。始終不渝。
迹其修齊治平之畧。蓋有得于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
若乃崇祀尊慈。而秩分甚嚴。友愛獻皇。而恩禮愈篤。惇
念聖德。而保護益至。肅皇孝宗。不亦宜乎。即位之初。徐
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並進。李東陽謝
遷丘濬耿裕倪岳馬文升劉大夏周經葉琪張敷華黃
紱何喬新彭韶楊守陳周洪謨許進楊繼宗屠滽秦紘
鄭廷瓚謝鐸章懋張悅林瀚吳寬張元禎王鏊楊廷和
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樊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爲
宜方岳。當是時。朝多髦俊之臣。野無蔽錮之彥。士修端

靜之節人懷競躁之恥吏鮮苛黷之風民懷樂利之澤洋洋乎蔚蔚乎有豐芑棫樸之化焉說者又自太陵壽接再三疏懷霧色勵精訪治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恩少斷坐失良期然十九年間斷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禮以隨時爲大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內外安寧幾至刑措商周甲戌成康之盛何以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七月加少師太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劉健等在內劉健謝遷任事東陽長于爲文鑑集老
謝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成弘治十
餘年之治也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進焦芳李
鐸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年少
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
薄能詩何用降中書舍人選提學副使不壽李自陳
界內除不私故
鄉。惟建一人。

起致仕戶部右侍郎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兵
馬。升進兵部尚書提督如舊。（）八月上　皇祖母太后
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　母后張氏爲
皇太后。（）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通往南京浙江織造
瓚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銀
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六千引半與

價銀　上召內閣同戶部問曰戶部何爲不肯全與健等同奏
曰鹽六千引又與六千價自足用　上問既與半價何不
全與鹽引原健等請討戶部亦是撙節用度耳　上曰
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却將鹽引與之聽其變
賣豈不兩便健等對曰價銀有限不盜鹽引之費爲多
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豈御有引一紙便夾
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覺悟
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繼述　上曰若有
夾帶事發　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
明旨便于船上張揭黃旗書寫欽賜鹽字樣勢焰熇

內閣批持之力

耕州縣驛遞官吏常稍答應不到便行綑打只得隱忍承受驛前灶戶雖喫虧個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于始徒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事除如于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五七箇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叢懸聯巳有先入之說矣 上後謂此事務要全行徒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追達 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遮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徒等在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內批出止與臨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山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皇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皇莊之設、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然亦皆收不過數處而已、正德朝內臣用事、皇莊始盛、光後建立、遍州縣已、至二百餘處、當內之民、生業愈困矣、

武廟初政未几皆推已張八黨漸綠長奸宰萃速之皇祇可易吝侃特時事取七變哭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宴遊淫樂、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諳世故、而性剛狠、尤惡文臣專權、嘗于上前言張治閣、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二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賂如司禮監受了 上信之于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北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華亭驛會總兵曹鑑議方略嚴守備防閑各馬營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隆

憑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珊德性和粹、耿介不苟合、而淵遠無城府、在職守法、不爲矜拔、而意嘗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

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擢總督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廷選、爲南京工部尚書、尋疏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廷選福建長樂人、歷浙京僉副、蒲伯鎮徒撫慰、諭緝賊盜、爲人宅心忠厚、制行端方、官轍所至、皆有惠愛

人新肯天虎恣懷作其人老其與衰刻
尋紀孫庸然斯歸林下廿五年杜門自守